

聖典

聖典卷之三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燕翼

吳元年八月丙寅

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於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敬而德業著歷觀古往取法於上而治化於下者

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諳勞逸他日不至驕惰諸子趨出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上遣世子及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爲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於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荒逸能修勤儉之政爲商周令

今汝輩年少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於宴安必

出騎觀覽情况汝曹日皆有家有國不可不戒今使汝

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

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

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

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

導以行

是月甲午

上出觀園丘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復指道傍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爲扑刑葢以其
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茍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
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戌

上御文樓

皇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曰昨
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
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

咼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鼂錯之說
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
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
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
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
君臣之義

二月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
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
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
存警戒
四月
上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農業

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

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

深宫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

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有所警也

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

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

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
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
責敎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
苟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
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五月丙午
上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
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
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

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其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三年四月丙寅

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循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

將太子諸王必得實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於幾
汝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
事可爲鑒戒者采摭事類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
廣知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頓首受命而退又諭
秦王左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委
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啓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
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
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
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謂劉

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脩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四年閏三月己未

上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illegible]

汝亦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材與
類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
知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
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
邪正亦未易辨
上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
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
德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為秦府右相國子助

教朱復爲

燕府叅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成其德三二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以事取鑑於古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采撫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爾等與王言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給誠飼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叅錯

而汝[illegible]武等務飭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illegible]
[illegible]用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
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是月壬戌

上諭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
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
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
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
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流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諸王有所遺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俟其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救之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若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十一月壬寅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姦良人之姦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

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傳惑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之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九年春正月丁巳

皇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於

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度者[illegible]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illegible]其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疏遠己德既修而自然足以服人賢者樂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illegible]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illegible]等其慎之

十一年三月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驕奢縱慾色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毋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十三年二月辛未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等所親見吾平

日無優伶褻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六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暱或有淫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illegible]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illegible]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身之道

十六年二月庚辰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
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
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不
當則人心不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不可不慎
十二月甲午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
國之蠧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國
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

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過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尅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illegible]孜孜不倦則庶事日脩若怠惰俟肆則政事[illegible]

嗣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怠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於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愼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建都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朔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其詔畧曰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挺身行伍率衆渡江荷天地眷祐

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十七年間以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守播告天下以知朕意

二年九月詔以臨濠為中都初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

之可省民力者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在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今建康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勢之地眞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治曆

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僚高翼

進戊申大統曆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上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稗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參詳其

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其奏上[illegible]

而退乃後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

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

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

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

四人後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

議曆法占天象後又定為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

數

十七年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

伯王者精明九數之學若得此人推大統曆志庶
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
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
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
二十六年七月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
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
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

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
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於當
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
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
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
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遂言
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謬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不

[illegible]者不用揆法也

尊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

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勑往諭之會克堅亦自於朝行至淮安遇勑使拜命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上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上曰爾年雖未老而疾安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先聖之後爲子孫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也[illegible][illegible]學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前代

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卽日賜宅一區
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謂之曰爾
祖明先王之道立教鄉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實有賴焉故齊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
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朕人各務
進學因顧謂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
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以事
也

二年正月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先師孔子于

闕里出內府香幣幷白金百兩俾具祭品仍命通
贊舍人張漢英副之
上諭克堅曰先師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廣大萬世帝
王之師也朕今命爾往祭蓋以爾先師子孫祭必
歆饗爾宜致誠潔以副朕懷
三年六月
詔曰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
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六年八月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于先師孔子

右丞相胡惟庸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
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學者何
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識人不知
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惟庸冕俸各一月學士不舉
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胙
是月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
上勑中書下禮部致廪餼及從人皆有賜復以勑勞
希學曰卿家昭明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騭之

重耳陰騭者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彝倫之攸
敘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當思爾祖之道貫通
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爲不易朕聞卿來朝已
勅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帯靴韈
七年二月戊午衍聖公孔希學言先師廟堂廊廡
圮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令有司修治尤祭田
產兵後多蕪廢而歲稅額如舊乞從實徵納
上曰孔子有功萬世歷代帝王莫不尊禮今所[illegible]祭
勑廢弛如此甚失尊崇之意乃命有司修治[illegible]田

産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

訓其族人

十五年四月丙戌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於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十七年正月襲封衍聖公孔訥來朝

上命禮官以大樂導至太學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

禮部吏部擬誥用賛善大夫階

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

著爲令毎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

十八年十月甲辰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

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

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竟以微滅是豈朕崇尚先

聖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illegible]作

者依例釋之

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諭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衣帛則思樹藝之艱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隳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

二十四年正月刑部言兗州曲阜世襲知縣孔希文境內水患不報請逮問之

上曰闕里世職先聖之後非他有司比勿問被水人民令戶部賑之

二十九年三月壬申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揚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去雄祀仲舒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

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

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旣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

計群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日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爾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是月己未詔封諸王日朕聞昔帝王之有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錫以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

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illegible]爲燕王第五子[illegible]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

任輔

甲辰三月丁丑

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爲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爲之本也

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覩儆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雖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
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
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
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
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以卿等任
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爲治

二年二月乙酉

上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稟
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當直言

改正苟阿意曲從言旣出矣追悔何及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自今事有未當卿等卽以來言求歸至當毋徒苟順而已

十三年九月丙午告太廟以王本杜佑龔斅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四輔官勅曰昔之耕莘釣渭爲政社稷永安槃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世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洽訪近臣而求上古故召卿等來朝命爲四輔且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

聲之炎必欲德合天心均調四時以臻至治甚慎之
是月戊申勑諭四輔官王本等曰朕嘗思之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而輔臣必擇乎正士若堯舜既咨四岳政事不免於壅蔽商辛能任三仁啟沃豈亡於紂也故堯舜以得人而昌商辛以棄賢而亡此古今之龜鑑也朕惟鑑茲乃惟賢是求卿等受斯重任宜體朕懷必常格神行常務道佐理贊化以安生民且卿等昨為庶民今輔朕

以掌民命出類拔萃顯揚先親天人交慶於戲盛
哉故茲再諭尚克念之
十月戊午勅四輔官王本等曰是年自春徂秋天
災疊見維秋之暮天氣尚暄嘗諭本等沐浴致齋
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迨立冬朔
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
如[illegible][illegible]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
時[illegible]致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
[illegible][illegible]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

幾感格天心苟在已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
人况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聖典卷之三終

聖典卷之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諭六卿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令

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

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爲朕經理或有

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是月

上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于朕既設六部選任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但委人蓋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廵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五年二月丁巳勅諭六部尚書侍郎等曰禮君

賜車馬所以禮重臣示優寵也今尚書侍郎古六卿之職朝夕贊襄庶政非羣有司比而騎乘不具其何以震肅禮儀使百寮具瞻哉書不云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各賜車馬以稱吾優禮重臣之意

三月乙亥

上諭六部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朕

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與
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治道以
安生民
二十三年七月
上御華蓋殿諭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
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
揆之於理則無弊矣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
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
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毋矯訐以為異允執厥

中以副朕所託

諭風憲

吳元年十月乙卯

上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官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臺憲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

壞而民不得其安兒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洪武元年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上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上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訐及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

三年正月甲午各道按察司來朝

上因召御史臺官幷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淸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憲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

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
亦且失其職守矣
七月己亥以殿中侍御史尋适為廣西按察司副
使監察御史王子啟胡子洪為僉事
上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熟化况兵戈凋瘵之
餘求遂生業恐有司不能撫卹又從而蠹害之茲
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
如有奸貪強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鞫問殺
決然後以聞若候聞而後決道里遼遠往復不無

滄濟适等皆頓首受命

上又曰凡爲治者無貴近效若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靜以撫之

四年三月巳亥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删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

驚動及至界口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
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
笑今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
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
閏三月庚辰以兵部尚書劉占爲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于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
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
盡善若應乎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

擢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
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
則御史之職斯盡矣
七年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按察
司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按察司僉事
呂本爲北平按察司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本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
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
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爲

之不已將爲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愆豈
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爝之
微可不愼哉

十年七月諭監察御史按巡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某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
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
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
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illegible]
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性畢[illegible]

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
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二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
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
善惡激濁揚淸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
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爲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
務精詳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
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俸而不思恤

民惟以貪饕掊尅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
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
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
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
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十五年九月癸亥特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
司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
按治二縣期以週歲遷官陛辭諭之曰吏治之弊
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

財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
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
糾舉勿蹈因循

睦族

辛丑三月

上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府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
事文正少孤
上撫愛之比長從戰屢以有功擢樞密院同僉至是
改院爲府遂授今官尋守南昌號令明肅[illegible]

寇南昌雲梯攻兵百道進擊文正隨方應敵卒完城以待援及

上親征友諒遂敗死

上論功文正為最居數年卒

洪武元年正月

詔追封皇族以皇伯考　為壽春王皇兄　為南昌王　為盱眙王　為臨淮王皇從兄　為霍丘王　為下蔡王　為安豐王　為蒙城王皇姪　山陽王　為昭信王皇從姪　為寶應王

安王　爲來安王　爲都梁王　爲英山王皇伯
妣劉氏爲壽春王夫人皇嫂劉氏爲臨淮王夫人
皇從嫂翟氏爲霍丘王夫人趙氏爲安豐王夫人
告曰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　先德以克臻此已
於正月四日祭告
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旣追尊
四代考妣爲帝后重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沒凡我伯
考兄姪悉追封爲王伯妣先嫂皆爲王夫人列祀
家廟著爲常典伏惟英靈歆此榮祉

是月

上以宗室子朱守仁爲工部尚書轄北平行省參政

後以饋餉不繼左遷廣西蒼梧縣知縣歷知容高

唐二州十年以治最陞四川布政使二十四年召

還拜太僕寺卿賜鈔二千貫白金二十兩後以致

政歸寓居徐州

上命其長子襲錦衣衛鎮撫舜遇

聖節朝京師特被優寵

三年四月

王以姪孫守謙為靖江王初文正卒守謙幼

上憐之育諸宮中至是推親親之典封為王後禮部員外郎張籌等議親王府承運門既用金釘靖江王府宜降殺如公主府之制

上曰諸王之於靖江雖親疎有等然亦王府也宜同親王之制

四年正月禮部奏南昌王女福成公主蒙城王女慶陽公主宜改封郡主夫駙馬都尉王克恭黃琛宜止駙馬誥命止稱所授官

上曰吾兄俱早亡惟存此二女耳吾不忍遽加降奪

也其公主封號不去歳給祿米五百石夫王克恭

黃琛仍駙馬都尉鎭國上將軍克恭福建衛指揮

使琛淮安衛指揮使俱錫誥命

二十八年九月頒

祖訓曰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

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實聞奏輕則量罪

降等重則黜爲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

篤親

洪武二年五月詔追封皇外祖考為楊王妣為楊王夫人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為治首親九族天下和平此君道之先務萬世不易之理也朕為億兆生民主非祖宗積德安能致此自即位以來已嘗建立太廟四時享祭惟念母后之考妣未伸崇報於心歉然今下禮官議追封

皇外祖考陳公為楊王

皇外祖妣王氏為楊王夫人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

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恤典

是月詔追封皇外舅爲徐王外姑爲徐王夫人徐

王誥曰蓋聞有天下者既追尊于祖宗又必及其

外戚而顯榮之此國家之典禮也朕肇登大寶爰

立皇后念其內助之功推於所生之自其父馬公

宿州善於積德于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賢是爲天作之

配今既正位中宮以基王化不於積慶于則爾然

可追封爲徐王夫人誥曰朕惟后德之賢所以母

儀天下蓋由早承母教以至于茲是宜推原所自

以光大其親焉皇后母鄭氏早以貞淑作配善良

篤生賢女以燬於予則崇報后家禮所當也且母

之貴由于子婦之秩從乎夫在古皆然令其取法

可追爲徐王夫人

三年二月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妻

張氏爲滁陽王夫人立廟滁州仍繪其三子從祀

凡生卒之日及節序皆命有司致祭

優老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

滌來朝勅勞之曰臣之事君宜虔恭不怠其得休
官於家者古今幾人卿齊承壽精力愈加自致仕
之後屢歲來朝甚慰朕心朕不忍卿驅馳千里而
來已勅禮部賜廩米酒肴爾其享之以育高年
十二年四月制加文武官年老致仕者秩品
上諭吏部曰錫爵報功佚老優賢 國家之令典朕思
祖宗以來文武群臣宣力效勞與朕同休戚者是
皆天錫良賢輔我邦國今多年高矣宜令致仕還
家樂其壽考以終天年其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

以下各陞一等給以勑誥以示寵異

十三年四月張美和致仕

上賜之文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 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

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

五月賜署吏部尚書劉崧致仕勑諭之曰君子之生也莫不爾父母之賢師友之訓以成其才及其壯也則推而行之以致君澤物利澤群生斯乃仲尼之道君子之志也卿學問該博踐履篤實德成已久於之器備剸繁治劇之才止宜佐朕以理天下柰何年齒衰耄艱於步趨故不忍復煩以政特以致仕卿其去朝歸于鄉里宜慎所養以樂餘年

十九年三月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刑获乞還

鄉
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
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
平生力爲善今欎然龎眉乃壽之徵更慎起居精
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
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
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
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㡬

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親儒

丙申四月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永在軍中即遣歸報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宿衛爲老
先生而不名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
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自修身齊
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
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

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

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以疾辭祖[illegible]

亦以親老辭

上皆許之

巳亥正月

上克婺州置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

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吴履張启敬孫履皆會

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

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

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
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
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深見尊寵旣而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
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
皆用之
壬寅正月
上取江西諸路王禕撰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遂以禕爲
江西提舉司校理後屢遷至翰林待制日見親信
洪武元年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
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
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六年二月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籍未

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
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
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致仕後來朝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一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
侍
上燕遊觀閱盤旋禁御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
退其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循源純臣哉循源方今四輔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源遜謝不敢當

二十六年七月戊申命秀才張宗浚等隨侍東宮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讀進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藝術故事日以爲常

臨雍

洪武十五年五月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

吳顒等以次進講畢

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於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爲講說反覆開諭群

臣聞者莫不悚惋遂賜宴竟日而還

聖典卷之四終